史通評釋

一體左馬
二家班荀
二體也

史通評釋卷第二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

盱音吁張目也

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旣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

怢音秩直一切

此是公論

顔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纎芥無遺語其麄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纎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沬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

貞一作真

劉向注一卷

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貞後漢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

王隱虞預干寶令升寶字也徐廣沈約裴子野即松之孫也

莒子欲以盟要二子無效死戰

莒人勝大國益恨故行成

紀有別荀悅猷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竝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左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
記亦載此事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
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
聲長哭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子賢
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遺命不
改逢時儉也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勵情窮昊
遂赴淄川託軀清津阤即弛弓解去弦也
評曰屈沉汨羅貫弔均平其怨同也曹劫齊荊劫秦

始其俠同也史記既變編年之體不得不類傳既以類
傳安能拘先後輩此無足為史記累者第列傳不始皐
夔伊周而始巫賢不極力為孔顏揄揚而為刺客挾為
郎子長復生惡能置喙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
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
嚴君平遵鄭子真樸揚雄著書稱此二人近古之逸民

郭太本名泰後漢書以范曄父名泰故改太

也

界休郭太字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界休今介休縣

汝南黃憲字叔度初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淸而易挹叔度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潁川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長安谷永字子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
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
評曰嚴鄭郭黃德冠人倫名馳海內不可及已董生學
究天人兒生忠在王室錯雖不終人哀其忠若谷永者
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班生所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比之董劉殊非其倫則何不曰
賈誼兒錯董生劉向也

分乎與言其精當

依事君口亦變體

載言第二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

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
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爲表志之外更立一書
若人王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
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
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
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
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
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
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備矣晉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玆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評曰桓文霸績尚書不紀非闕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獨紀秦誓取其語近王也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若盡錄秦誓豈成春秋但史遹以桓文作霸為事以繆公誠誓為言則不易之論也另立制冊章表書為目甚新為體亦異第云以類區別又似一部類書文選不似史體故數千年來無遵此目不若仍舊王言入紀臣言入傳三章之約載之高紀反騷之文編之雄傳更為妥

焉

漢書韋賢傳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詩詳

文選十九卷

郢人楊雄字子雲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廷按子雲無出師頌止有充國頌其即出師頌邪文選充國頌後稱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為雄邪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以貲為郎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延按諭蜀文以開邊寰奏封禪書以廣符瑞雖無作可也難與辛賈比論

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吕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

讜音黨直言也

翳音意

繆音穆

未帝稱世家既帝作本紀此例甚正

勿失[illegible]昊天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

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
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
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乖三乖謬蓋紀之
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
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
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
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
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
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閒廁武昭

伯起魏收字

別紀與傳如分乎白

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叉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嘗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彦淵撰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彦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樂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評曰春秋隱四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董八月莊八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董三四月實未成君也

項羽起江東戚暴秦建都彭城假號西楚使守之以正
庶幾桓文而放逐義帝失天下心身死東城卽未成君
亦非州吁無知之倫太史公立紀誠過而子玄抑同羣
盜則又過矣　國初偽漢大類西楚稱本紀未爲天子
稱世家又無繼祀如此等類別爲載記可也
評曰孫和吳大帝權太子也廢爲長沙王和子皓卽位
追尊和爲文皇帝景穆元晃魏太武帝燾太子也正平
元年薨二年太武被弑晃子濬卽位追尊晃爲景穆皇
帝和與晃皆位終北面追加大號者也吳史不紀和而
和立傳魏史輒紀景穆繼於太武則吳爲得魏爲失矣

戾園即漢戾太子也漢宣帝即位求開爲戾作紀以繼武昭而魏可紀景穆以繼太武乎收之諂魏延壽因之不加刊正予玄之識上符遜國元史不紀裕宗以繼世祖子玄之例也異日者 本朝 懿文 肅祖當以此例爲正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爲義也豈不以開國

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

（瓞音跌小瓜也）

一本無爵字

班改為是

詧音察

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荊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勑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

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評曰項羽不宜列本紀陳勝不宜稱世家三晉田氏未爲君不宜稱世家田氏既爲君宜稱齊世家不宜稱田完元魏後梁宜稱世家皆確論也惟益本漢主而皆爲僞蜀本承統而抑爲家通史史通通鑑俱屬未通綱目帝蜀其名始正羽勝即不得爲世家不曰秦民湯武乎桀自爲盜子玄過矣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自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田是改

姓田氏

蕭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梁侍中武帝嘗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玆日時以為名對者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

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臣於魏魏冊嗣

羡至七或曰遷紀不可得也八字

梁稱帝於江陵三世而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隋秘書監禮部尚書撰五禮百卷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

蚩尤之切 虫仲行 胼音毋大 胼柏

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拯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

王吉字子陽漢書列四皓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皓羽翼大子事詳史記留侯世家

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

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稱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撰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盧班之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評曰子玄分別紀傳如辨卑素別涇渭作史之楷摸也案史遷之失叔皮章懷實難之叔皮論略有云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章懷太子賢注云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

畝數月誅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僭富世家而論之則傳言進退之失也子玄本紀世家列傳三篇尤羽陳勝皆本庶賢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己意排擊貪天之功掠人之美于玄所謂范偉攻駁班智子安難故今行自昌異寄乃自謂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按黃帝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則蚩尤非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

沙造五兵威振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歸雲集蚩尤阪泉氏集韻作蚩蚘孔安國又以蚩尤即九黎君繆

名疑相叛臣羿一作豣芎有窮國君也是為夷羿有窮一作有窮一作窮石羿學射於楚孤父一作孤甫羿棄武羅栢因熊髠尨圉之賢而用逢蒙寒浞栢因一作伯

澆音梟又五弔切 豷音熺許意切 莞音官 酅音兮户名法雞切

因熊兇一作雄髮兇龐圄一作厖圉逢逢蒙荀子作逢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逢蒙論衡作龐門古字通用寒足一作寒促寒君伯明之讒子弟也寒丹姓一云有郎姓猗一作猗寒促烝羿之妻曰純狐殺羿而竊為室純一作純純狐生二子曰澆曰豷澆論語作奡一作敖傲嫩古字通用豷一作殪奡淫於其嫂曰女岐一作女歧逢蒙弟子曰鴻超一作鴻起一云逢蒙弟也

紀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侯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名疑四皓者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此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也園公陳留風俗傳作圈公或云園公名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始居園中因以為號或云姓園名秉或云姓唐或云姓庾師古亦作圈公或云圈公姓韋而漢書法言俱作園公仙傳拾遺又作東園公綺里季綺里姓季名或云季字也或云姓吳名實字子景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畢文簡公士安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耳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與惠帝所刻神座同

則文簡之說未是夏黃公一曰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廓一作虞齊人也隱居夏里因以爲號四明志又云黃公鄞人角里先生軹人也孔安國秘紀及漢紀仙傳俱作角𧓍而魏子又作祿里弌云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又稱瀨上先生角里亦其號耳元和姓纂有綺里夏里祿里三姓蓋其後裔顏師古漢書注云四皓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之徒所附會耳角音鹿上從兩點下從用漢書作角上從一撇海錄碎事云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曜一作耀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

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俱詳史記陳涉世家張耳陳餘俱大梁人詳史記本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東漢永平三年拜宗正以孝義聞

晉中興盧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榮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袁紹引為別駕不用其言為操所執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臧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事紹洪敗見執紹欲殺洪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慚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

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

二卷終

爲古象字下同

史通評釋卷第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焉録刋

內篇

表暦　書志

表暦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

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illegible]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

厖莫江切
推也

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知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别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别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厖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晉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

蔦寄生女蘿兔絲也

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
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
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漢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横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注
如淳曰世統譜諜也
唐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
鵲巢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頍弁之詩曰蔦音鳥與
女蘿施音異于松柏
六義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
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

黄武吳大帝改元

嘉禾漢靈帝改元

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

吳志韋昭傳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旣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陶隱居弘景作帝代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

動以機動之邈天相會云
評曰春秋戰國周德既衰羣雄分峙則馬遷二十國年表不可無也典午播遷五胡亂華諸偽並起則崔鴻十六國年表不可無也由是推之南北分爭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則三十國年表當脩五代閏紫路振宋有九國志劉恕有十國紀年歐陽脩有五代史則十國之年表當脩而誰為撰謬乎史通雜說篇云太史公年表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篇乃謂讀者緘而不視煩費無用一褒一貶令人何所適從

晉志第八　典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律曆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里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

吳本題書第

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書志總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榷而爲論未見其宜

宕音蕩

郃音侯

澒胡孔切
濛澒天水貌
分野正預人事

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爲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曜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

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
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文志

評曰古今一天郡國代更唐之郡國非漢之郡國則唐
之分野非漢之分野不一明著豈無訛謬考漢天文志
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
此言人事之干天象也唐天文志李淳風因漢書十二
次度數以唐州縣配通典亦云下分區域上配星躔此
言分野之與人事也于玄乃謂分野不預人事愚不知
其說若謂丹臒紫魄黃道紫宮亘古如斯不必復志則
志傳所載有赤烏夾日白虹貫日矣有月暈黑氣作合

作散矣有紅氣垂帶白氣如環矣有失中道而東失中道而西矣有客星歷閣道入紫宮有客星見紫宮西垣矣諸如此類豈可無志

丹曦日也素魄月也日有中道即黃道也月有九行黑黃道青道黑道白道赤道言也紫宮北極紫微宮天子之宮也

東郡京房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竟以讒誅

南鄭李郃字孟節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吕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當

頠音嵬

車呂遮切

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從三舍

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

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范陽張華字茂先午避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

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

命及倫秀將癈賈后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續晉陽秋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

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

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

骭音也

不朽天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安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

鄴音業

菅音姦

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焉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渾圖即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雞白之繞黃周髀即蓋天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股也股表也

評曰易稱悉備云有天道杞宋無徵由文不足子玄欲除二志吾未見其可也馬氏文獻通考於二志尤詳第

鯨[illegible]數里 鯢[illegible]也大魚 似鯨四足聲如人 麒麟西北 北角十天文訓

鵩音服似鴞而大集賈[illegible]福 [illegible]

漢人之籍入於隋志唐人之書著於宋紀則無矣

左氏凡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

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

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

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

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幟亡梟止涼師之營

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

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

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與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圻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蟘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旧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

蜚音費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海經又蜚蠜也又 [illegible]

死人哀也

吳本地作兆

宣十五年至成元年相去五年

評論精當心曲細密董劉復生亦當俛首

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地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以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繆三王始至

外服即楚

亶一作文者

本底二字當作不字

於服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待言服始稱哉又曾招
猊覆世歷擬問董太宜凡五君而楚殺作霸夫有栢三年
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亶都實生桑穀尚書尹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爲妖故
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
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之崩其後淵南
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
是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都於亳晉悼
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爲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
家象也晉厲公後誅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
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
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斷君微失柄來事之
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
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
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
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
襄仲赤即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

於宮秋水爲仍疑合冀卑…卯然爲象是也可能當即以…也門…曰鸜鵒不喻濟國不喻濟無中國有也鸜一作鵒公羊作鸛音權鵒則在在有之矣

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illegible]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耶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哲大爲國救爲强艸鷙爲暑青邑負蠜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劉向以爲作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鸜鵒爲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彈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王兼地千里也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夷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颺音陽

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準的事亦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絶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黄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鷟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

中語無虛發茍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孚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四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武經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

宋書劉裕征盧循大軍至左里將戰劉所執麾竿折折

旛沉水衆懼劉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又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

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

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

仟佰即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黄象黄爵巢其顛也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簒位自説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

王子捷即王札子捷即召戴公之子

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仟佰明離閑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特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竝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不罰亡功受官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左宣十五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申須魯大夫 一作繻

其與不然言必然也

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禅竈之反瓘古亂反斝古雅反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

左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昭七夏四月甲辰朔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

之始乃息故術在術大在將小也周四月令二月故日在降婁

地於是有災禍曾宮受之其大咎在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

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

趙達河南人少從侍中單甫受學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對問若神吳主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山陽單颺字武宣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後拜尚書卒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晉爲金行

痾音阿病也
瘵音債病也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州之狄泉盟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縈藏府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

且身名竝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惟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竝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

瀍音纏滏音父

縞紵皆二音練也白色也枲胥里切麻也

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則是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矜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摸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

卄古符節者具載節也

華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
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
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
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
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
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
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絶能言吾
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
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
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别華夷自劉

曹受命雍豫爲宅世冑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氓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世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隋志孝成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校中秘書

哀帝使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書著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又曰向别錄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唐志劉向七略别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

孔衍魏漢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裴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延考漢高功臣侯年表亦無許負負相經未見然梁陶弘景劉孝標俱有相經序許藝文類聚相術篇

史記魏豹立爲王而爲薄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illegible]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此謂當得天下漢使[illegible]擊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實生文帝○漢書郭解許負外孫

風俗通義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一作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

方言今存

楚宋敖說文犬如人心可使

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𡍼諸日月不刊之書

晁氏志方言十三卷雄𦵏𣹢素問上計孝廉異語系集之題其首曰𨌺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許曰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材竹穀纑山東多魚鹽漆絲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宛然一方物志第其意主生殖故云貨殖隋許善心曾撰方物志特未列之正史史通謂正史當有方物志似矣予意一準貨殖傳書竹木載魚鹽以遂民生之利可也若旅獒宛馬前史以為戒未可誇示後世至於人形志活似人相篇此何與於

治亂而謂急於天文乎則子玄好奇之過也

周室旣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補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顔師古云昔武王時

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愚謂成周之會在成王時

詩序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是也八方四方四維之國

左宣三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

承天休

山海經有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海

玄鳥燕也伯趙伯勞也青鳥鶬鴳也丹鳥鷩雉也祝鳩鷦鳩也鴡鳩王鴡也鳲鳩鴶鵴也爽鳩鷹也鶻鳩鶻鵃也

云四荒之經

左昭十七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

躒音力

文伯荀躒也

魯壺魯所獻

壺樽

叔指籍談下

見於郯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屈原爲楚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注帝繫世本之屬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晉陽秋初陳群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世然後受任
鄭樵曰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
評曰史記自序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作三代世表第一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

畯言畯

紀而譜牒經略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則漢史未嘗無
氏族也特未及百官耳唐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
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人謂賣昏由是
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攷史傳
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姓退新門進舊
望左膏粱右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
爲九等號曰氏族志一百卷則唐未嘗不志氏族也特
未著於史耳至宋鄭夾漈通志略獨詳氏族都邑宜讀
史通而興起邪至其自序則云出臣胷臆不涉漢唐諸
臣議論亦幾穿鑿

原缺

則此書非蕭代時人作矣

隋經籍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竝爲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子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竝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

京兆趙岐著三輔決錄自序曰三輔本雍州地世之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非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埶進權惟利是視余生於西土甞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晉京兆摯虞注解三輔決錄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

逡七倫切

唐柳沖傳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南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藏在秘閣副在左戶頸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二卷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隋志云儉十卷王逡之續四卷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隋志三十卷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隋志南族譜二卷拾遺一卷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傳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又著百家譜隋志二十卷廣兩王所記

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䴥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鬬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殽

陽羨周處字子隱氏齊萬年反處力戰而没處著默語

隆昌齊鬱林王昭業改元

水經今存

三十篇及風土記幷撰集吳書

吳郡陸澄字彥深隆昌元年散騎常侍隋經籍志曰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説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晁氏曰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